

《翠湖》：静水深流里的人间褶皱

林进桃

2025年6月21日，云南青年电影人卞灼（又名王籽璇）执导的影片《翠湖》斩获第2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亚洲新人单元最佳影片奖。这部以昆明地标翠湖命名的影片，内敛深沉中充盈着温馨雅致，哲理思辨中包裹着日常质感，恰如它的英文片名“As the water lows”所蕴含着的意境——生命如同翠湖之水，于静谧中自有深流。这部以“爱”为精神内核的影片，既是描摹当代普通家庭悲喜与温情的感人之作，又如翠湖的粼粼波光，折射出三代人跨越年龄层的生命褶皱与情感肌理。它不刻意放大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也拒绝廉价的煽情与同情。作为叙事核心的“爱”从未被直白标榜，却如湖底暗流般成为贯穿全片的精神脉络——这份不张扬的情感底色，恰恰是创作者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洞察，使得日常叙事在温柔中见力量，于平实中显厚度。

作为中国唯一一个A类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与包括威尼斯、戛纳、柏林在内的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同级，其影响力和重要性不言而喻。其亚洲新人单元自2004年创办至今已有20余载，致力于发掘和扶持亚洲电影新生力量。除了《翠湖》，此前，获得该奖项的云南电影有朱文执导，李雪健、金子等主演的《云的南方》（2004年）以及曹保平执导，吴刚、王砚辉等主演的《光荣的愤怒》（2006年）。三部获奖影片均真诚观照现实，构成了云南电影在不同时代语境下的创作切片，既延续了地域叙事的特色，又呈现出鲜明的代际演进特征。《云的南方》中，云南更多是作为一个想象的文化符号，《光荣的愤怒》更多借助云南乡土的封闭性构建叙事，而《翠湖》则扎根于云南本土创作者的生命体验，空间不再作为景观标签，而是与故事有机融合，有效实现了云南地域文化从“被讲述”到“自主表达”的转变。

《翠湖》的创作脱胎于导演卞灼外公的日记，却在影像转化中融入了导演的独立思考与艺术重构。卞灼在访谈中提及，当他带着日记与亲人求证往事时，却发现外公笔下浓墨重彩的片段，在亲人记忆里或模糊不清、或与文字记载存有偏差。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曾在《记忆·历史与遗忘》中系统探讨了三者的复杂互动关系，认为记忆从来不是

简单的复现，而是主体对过去的主动赋义。事实上，每个人的记忆本就被个体情感、视角与时间筛选后的“独特切片”，是属于“那一个”独特的生命体的主观印记。外公的日记作为《翠湖》最初的“文本”，通过多重记忆的碰撞，在导演的镜头下成为一场对家族精神的影像诠释——它不必绝对真实，却以最真诚的方式，让消逝的时光在银幕上获得了“二次生命”。这种家族记忆的偏差与影像艺术的重构，恰恰成就了《翠湖》最动人的叙事特质，即在个体记忆的差异和赋义中，触摸家族史最柔软的肌理，让“爱”成为穿越人间褶皱的精神锚点，让碎片化的往事有了可以依托的情感内核。正如评委会的获奖词所言，“影片从湖面般平静的日常出发，如同一艘在家族几代人身处的河流中前行的船。”唯有“爱”，可以成为岁月长河里生命之舟的定向盘。

这种个体主观记忆的独特印记，在创作美学实践中，与片中大量出现的门和窗、玻璃和镜子及其反映的应用等形成精妙的隐喻与巧妙的互文——这些透明介质既如同记忆的载体，映现着家族往事的碎片，又好似主观视角的滤镜，让“记忆”和“真实”在折射中显露出多面性。影片还大量使用长镜头，让时光在静默中沉淀出诗意。外公梦境段落的光影晕染，将潜意识中的情感暗流具象化为流动的视听语言。具有海外求学背景的卞灼拥有独立的美学自觉与美学追求，摄影出身的他，对光影的传神捕捉，不仅精准地呼应着人物的情感起伏，更让个体记忆的私语与家族精神的传承在光影叙事中近乎完美的交融。

和大部分以家庭叙事为核心的影片一样，《翠湖》有着几段家庭聚餐的重场戏。做饭或者聚餐，是传统大家庭得以维系的重要纽带，也是部分热衷

探讨家庭关系与家庭伦理的导演极为钟爱的场景。不少经典影片浓墨重彩、不厌其烦地铺陈家庭聚餐段落，用食物的味道与温度、餐桌的秩序与疏离、席间的对话与沉默，剖开家庭成员间微妙的情感肌理。如华人导演李安的《饮食男女》，以老朱独自筹备家宴开篇，将“饮食”与家庭权威、情感寄托等深度绑定；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的《步履不停》，母亲在厨房忙碌、家人围坐分食，食物的滋味与未曾言说的心事交织，使聚餐成为亲情的温柔注脚。《翠湖》中，从开篇那桌裹挟着张力和锋芒的家庭聚餐，到中段外公执意操办的大家庭团聚宴，再到结尾一家人于滇池畔山间的野餐，都悄然延续着“饮食即关系”的叙事传统。这些散落于影片的场景，共同呼应着电影史中一个鲜明母题：食物是情感的具象载体，餐桌是家庭的微观舞台。无论是传统的维系与崩塌，还是个体欲望的压抑与释放，聚餐场景总能以最日常化的形态，承载最深刻的社会命题。

《翠湖》的影像叙事深深植根于中国美学传统，全片以克制的镜头语言铺陈出淡淡的温情与隐秘的怅惘，却始终浸润着“哀而不伤”的情感基调。当与外公相濡以沫的外婆离去，影片并未用煽情的镜头放大外公独居的孤独与追思，而是通过空荡荡的餐桌、叠放整齐的旧物尤其是细心搁置的口琴等细节，让丧亲之痛沉淀为岁月褶皱里的静默回响；当外公与吴阿姨的晚年恋情遭到女儿们尤其是大女儿的激烈反对时，导演也并未将矛盾推向撕扯，而是用饭桌上的沉默对峙、深夜窗台的叹息等生活化场景，让代际观念的碰撞与情感受阻的怅惘自然流露。这些细碎的感伤与隐秘的愁绪，如翠湖的晨雾般静谧流淌，既保

留了生活本真的痛感，又以克制的镜头语言赋予情感以细腻悠长的余韵。正如卞灼导演在央视视频平台分享时所言，“电影让每个寻常人家的心事都有处安放，那些藏在岁月褶皱里的沉默，那些不被言说的爱与愁，在银幕上终于有了自己的声音”。正是秉承着“每一段平凡人生都值得被光影记录”的创作初心，这位年轻导演在他的首部剧情长片中展现出同龄人少有的成熟和稳重——他以温柔而坚定的镜头，记录着那些他熟悉且热爱的平凡生活，让外公及家人的日常影像被清晰看见，而这些看似静水深流的普通人生影像，恰是时代最真实、最有力量的注脚。而这，正好与《翠湖》总制片人张洁所倡导的优质的“新现实主义”应当具备锐度、深度、温度三大特质高度契合。

与此前大部分云南题材电影聚焦于少数民族文化与边疆地域景观不同，《翠湖》将视角下沉至当下昆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通过对市井细节、情感肌理等的精准捕捉，让春城的烟火气息与人文温度自然而然地融入剧情当中。影片对昆明方言的灵活运用、对昆明市井生活的细腻呈现，以及对海鸥、米线、烧豆腐等标志性元素的捕捉，既彰显了鲜明的昆明城市文化特质，又避免了对地域特色的奇观化处理，为“旅居云南”品牌的建设与传播注入了鲜活的生活质感。

《翠湖》主创团队的艺术探索，与近年来云南年轻电影人的创作实践形成了颇富意味的呼应与共振。从斩获金鸡奖最佳儿童影片的《再见土拨鼠》（杨程成执导）、《屋顶足球》（飞鱼执导），到《洋子的困惑》（李珏执导）、《不游海水的鲸》（汪迪执导）等，越来越多的年轻电影人以本土化的创作视角、专业化的艺术表达与纯粹化的情感内核深耕视听产业，他们不仅彰显了云南本土电影创作的多元活力，更让“滇浪潮”的艺术魅力持续凸显，收获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与认可。

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云南日报文艺教科中心
文艺新观 合办
邮 箱：ynwyp@126.com

观庭院剧《先生来了》

陈怡汀

21世纪的昆明，恒隆广场的摩天楼群高耸，教场中路的蓝花楹铺展着紫色云霞，而建于百年前的马家大院，宛如一个容器，藏于钱王街的小巷深处，沉淀着历史的聲音。古意盎然的青石板上，鲁迅先生从夜色中缓缓走出，一声来自百年前的呐喊在昆明的静夜破空而来——“从来如此，便对么？”在新一代青年的掌声中，先生，来了。

《先生来了》是云南省话剧演员董明创作的沉浸式庭院剧。起笔于西南联大的精神，落墨于鲁迅先生的气节。在方寸庭院中，挥洒出天地间一个大大的“人”字。

从文学符号到舞台主体的突破

《先生来了》分为6个篇章，每个篇章内容相连，都与鲁迅本人产生了奇妙而深刻的互动。鲁迅以及其作品中的人物，已不只是一个符号，而是鲜活的生命载体、情感载体和思想载体。

中国话剧舞台上，鲁迅的身影长久缺席。鲁迅人格的复杂性、与思想的锋锐，筑成了一道敬畏的高墙。直至昆明演员董明拾起这枚“烫手的火种”。他翻阅18卷《鲁迅全集》，走访绍兴、上海两地纪念馆，闭门沉思，终于创作出了这部跨越时空的话剧。当浓眉长衫的“鲁迅先生”手持烟斗立于马家大院青石台上时，中国话剧史上首部以鲁迅为主角的作品，突破了文学符号，呈现在舞台之上。

跨越时空的剧本改编

《先生来了》以鲁迅先生为支点，以梦境和现实为经纬，多线交织，宛如一张巨大的网，将各时期各类型的人物紧密连接在一起，编织成一个“元宇宙”。而此时的鲁迅从“叙述者”变成了“被审视者”，他穿梭于笔下的物件间，和“闰土”“孔乙己”“阿Q”一起，走进了那个风起云涌的社会。通过独特的叙述方式，话剧将鲁迅的内心世界和他所处的时代紧紧地交织在一起，让观众对鲁迅的文学作品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话剧《梦》为开篇，场景式地再现了昏沉的时代，为了叫醒沉睡的国民，鲁迅高声呐喊。剧目一一上演——《故乡》的苍凉、《药》的桎梏、《读书人》的沉沦、《药》的愚昧、《狂人》的警世——将鲁迅精神世界外化呈现。这种“排列布阵”方式十分新颖，既深耕于鲁迅思想的土壤，又在今天的阳光下长出自己的新叶。在演员的一次次换装中，一场新

与旧的碰撞，一次个体的自我革命，一次民族的觉醒，通过隐喻的方式呈现给观众。

多样化的舞台呈现

昆明马家大院的存在本身即是一个无言而又有力的艺术符号，它见证了一场又一场戏剧上演又谢幕。在这块厚重的土地上，《先生来了》的舞台表演呈现三重境界：其一，台词如金石相击，既注入了鲁迅先生文笔的犀利，又蘸满演员情感的浓郁。演员忽而弯曲着手指颤颤巍巍写下几个“茴”字，又忽而挺直脊背化作狂人嘶吼着“救救孩子！”精湛的演技让文字长出了新的血肉；其二，舞蹈如内心投射。话剧在每一小节中，穿插了舞蹈，舞者的动作多变，时而柔美时而有力，精准外化出先驱者的奋斗；其三，音乐是情感的交响曲。《先生来了》中，西洋打击乐与东方传统乐器水乳交融。当朱安的女声在背景音控诉时，现场缓缓拉起婉转的二胡，此时鲁迅先生一人独坐，更显凄凉。当楼上传来鼓声阵阵，犹如战场上的马路，连绵不断，此起彼伏，让现场再添紧张氛围。此外，剧场灯光在高亮度红色与低亮度蓝色中不断切换，让观众沉浸式置身于不同的情景。

通过这些巧妙设计，《先生来了》让我们从阅读平面的鲁迅过渡到了视听结合的立体鲁迅，他用自己的艺术方式回应着时代：先生来了，来到当代的舞台上了。

薪火相传的民族魂

“先生来了”的突破，不止于艺术的再现，更在于思想的传承。

当鲁迅从幕后后走出，游走于笔下的人物之间，这一幕幕情景瞬间化为一个新的反思空间。那封存于教科书中的反思精神，在观众面前鲜活了起来。鲁迅从书本后走出，也从百年前走来，不仅反想着自己，更是对现场的观众发出质问。“从来如此，便对么？”鲁迅百年前发出的呐喊，正回响在马家大院。

“先生来了”是一句警醒，它从百年前的历史中传来，在昆明的天空中盘旋不散。当狂人、阿Q、孔乙己的故事在乐声中被夜色隐去，唯有那件悬挂舞台中央写着“民族魂”的幕布仍在风中飘荡——它是过去的幕布，更是我们走向未来的旗帜。在《先生来了》中，鲁迅不再是供人膜拜的冰冷铜像，他提醒着我们，真正的纪念，是传承他眼中的星火。

☎ 娜娜娜珍

诺邓古村的书香秘境

李颖

人生漫漫，总有一抹独特的色彩，一缕迷人的芬芳，牵动灵魂的脚步。于我而言，牵引我的乡思的是家乡古村的一家小书苑——啊巴巴书苑。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又是怎样勾勒出我的书香人生？且跟我来，听我与你慢慢道来。

啊巴巴书苑诞生于2024年，从萌生想法到落地建成，仅历时4个月。“啊巴巴”在大理方言里是一个充满惊喜与意外的感叹词，用它来命名书苑，似乎也预示着这里会带给人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文化体验。在最初工商注册时将“书院”误听成“书苑”的小插曲，书苑的定位反倒更加契合初心，暗合了这里“收藏时光，阅读光阴，传播温情”的美意。我与这个书苑的初次见面是在2025年初的大学生返乡社会实践中，我跟着文旅中心的阿姐几次来到书苑中。坐在书苑一楼的圆形软垫上，阅读着书架上的书。每一次来，每一次读都有不一样的收获和体会，仿佛千年盐井的故事在书中蜿蜒。

书苑的老板来自浙江，在繁华喧嚣的尘世中，为了寻觅心底那一方宁静的天地，毅然踏上了这片土地。老板为人极为热情，只要有客人登门，必定会满脸笑意地烧水煮茶，盛情款待。书苑门口那面醒目的黄墙上，写着一句特别的话：“上山不想下山的事。”这简单的话语，却折射出栖居者内心的宁静淡泊，以及对诺邓这片净土深深的眷恋与热爱。推开木制门扉，木书架上整齐排列的不仅是书籍，更是跨越时空的对话。泛黄的《诺邓村志》记录着古村千年的运盐传奇，崭新的儿童绘本里藏着星辰大海的童话。一位捐赠者在儿童绘本扉页写着：“愿这本书能让古村里的孩子看见更辽阔的世界。”这样的文字寄托着远方读者对山村孩子的美好寄望。角落的玻璃柜里，白族扎染的书笺，手绘的诺邓全景明信片，以火腿为灵感的创意摆件，每一件文创都凝结着匠人巧思，将古村的意蕴以温柔的方式传递给每一个读者。

对于村民而言，书苑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曾经的闲暇时光大家更多的是围坐在一起玩手机，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在饭后闲暇时来挑选一本自己喜欢的书，静静阅读。《时间是良药》这本书在村里广泛传阅，书中吉本芭娜娜对理想药铺的描述，就像啊巴巴书苑对村民的意义——它不仅是一个卖书的地方，更是让大家进行休息、放松心灵的地方。在这里，人们可以交流读书心得，分享生活感悟，邻里关系也变得更加融洽。

当游客们慕名来到诺邓，啊巴巴书苑已然成为了他们行程中必打卡的一站。游览完古村美景，感受了诺邓独特而厚重的历史之后，踏入书苑，就仿佛进入了另一个深邃的世界。挑选几件心仪的文创产品，为这次旅行留下一份特别的纪念。书苑为游客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诺邓文化的窗口，让他们在欣赏自然风光的同时，也能品味到诺邓的文化底蕴。一位来自上海的作家写道：“在这里，时间不再是催促的马蹄，而是书间流淌的溪流。”临走时，他们带走的不是一张明信片，一本好书，更是一份与诺邓文化相连的羁绊。

新年前夕，我站在书苑二楼的木阳台上，窗户外“2025，新年快乐，彩色烟花……”的图案在昏黄灯光映照下，显得格外温暖。这几个字，仿佛是古村向新一年发出的诚挚邀约，让我真切地看见了诺邓古村所散发出的新生生命力。山风掠过檐角的铜铃，捎来了这个古村的新希望。啊巴巴书苑的灯光次第亮起，像散落在山间的星子，与千年盐井的火光，寻常人家的暖光，孩子们眼中的希望之光交相辉映。在这里，古老的驼铃声与山风带来的林海声达成和鸣，泛黄的族谱与崭新的绘本共享同一缕阳光。原来文化的传承从来不是静止的丰碑，而是像诺邓河那样在时光褶皱里不断奔涌，不断生长，最终在每个人心里，生出静渡。

📖 新书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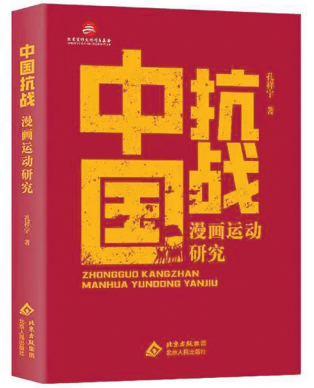
《边走边读苏东坡》出版发行

唐颐著《边走边读苏东坡》，近期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是一部以宋代文豪苏东坡为主题的文化散文集，收录了近四十篇作品。苏东坡仕途中历经凤翔、杭州、密州、徐州、黄州、惠州、儋州等地，唐颐以苏东坡的这些宦游路线为参照，游览探访了众多山水胜景与人文景点，用一篇篇散文展示了苏东坡的才情哲思和人格魅力，并挖掘了古今许多美食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作者仿佛带着读者进行了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旅，让当代人看到了苏东坡的另一个侧影。张雪飞



《中国抗战漫画运动研究》出版发行

孔祥宇著《中国抗战漫画运动研究》，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漫画作为一种直观、通俗的艺术形式，在抗战时期成为动员民众、揭露侵略、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工具。本书结合历史文献与艺术分析，系统梳理抗战时期漫画运动的发展脉络、社会功能及历史价值，深入探讨漫画在抗战中的独特作用，为抗战文化史与艺术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资料支撑，促进抗日战争研究向更细更深处发展。张雪飞



《汪曾祺小全集》出版发行

汪朗、王干主编的《汪曾祺小全集》，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汪曾祺小全集》全10册，收录汪曾祺毕生精华篇目，以“草木”“他乡”“旅行”“美食”“故乡”“师友”等为主题，呈现汪曾祺小说、散文等文体创作全貌。图书精巧便捷，尤其适合网络时代阅读。张雪飞



《大地上阳光荡漾》出版发行

苏然诗集《大地上阳光荡漾》，近期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该诗集是诗人苏然的第4部诗集，作品由“绿水青山总是情”“大地上阳光荡漾”“祝福人间”“岁月斑斓”“用爱坚守”5辑组成，收录诗人2018年以来创作的诗歌120多首。前3辑抒写西盟佤山的地理自然环境，民俗风情。后两辑的诗作，表达了对祖国的真诚礼赞。苏然，云南省作协会员。作品刊于《诗刊》《延河》《星星·诗歌原创》《诗歌月刊》《散文选刊》《大地》《飞天》《星火》《边疆文学》等刊物，著有诗集《水流动的路》《这大地多么实在》《想起，或者遇见》《大地上阳光荡漾》，散文集《在佤山诗意的栖居》，评论集《心灵的相逢》等，主编《滇西边境县研究书系·西盟》《再叙民族团结情》等地情资料10余部300余万字。黄立康

